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思辨錄輯要卷三十三至三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　燧

謄錄監生臣郭道藩

思辨録輯要卷三十三

太倉陸世儀撰

經子類

天下古今之書文宂亂極矣有王者起必當釐正而大焚之焚書正所以存書也孔子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亦是焚書之意

友人有言古本大學之妙者予曰儀于大學只讀得聖

經于聖經只讀得三節在明明德一節明明德于天下一節修身為本一節三節中又只讀得在明明德一節今本古本尚未暇辨

只格物二字古今尚有許多人未讀得在説甚今本古本

古書最多斷簡錯簡必以古本為是者非也古書最多脱畧必以今本之經傳分明字字註釋為是者亦非也章句之分自二程及朱子已自不同豈可執一為

據吾輩讀書只是得其大意可以為身心之資耳若必拘拘分章分句辨古辨今反落第二義

大學語學中庸語道又簡易又周匝又精微又平實直是點水不漏學者看得此二書透則可無他岐之惑矣

孟子道理極平正然議論卻有機鋒或直折或接引處處皆有作用如王何必曰利及仲尼之徒無道桓文此直折之類也賢者而後樂此及愛牛好貨好色此

接引之類也雖是聖賢實具有英雄作用亦是資稟
及時勢如此

四書自程朱以後被嘉隆時一班纖儒解壞直弄得不
成道理聖人復起必將正兩觀之誅

只陰陽兩畫天地萬物之理盡矣全部易經已和盤托
出矣未審讀者能信得及否

伏羲大横圖只是把奇偶二畫一左一右一直疊起至
第三畫却天然是乾一兑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

七坤八至第六畫又天然是乾在乾之第一卦兌在兌之第二卦離在離之第三卦震在震之第四卦至坤則在坤之第八卦眞是奇特若把來從中折看却畫畫都是對待

大圓圖只是把大横圖劈中分開左右圈轉大方圖亦只是把大横圖分作八層一直叠起絶無分毫做作不費分毫氣力然與天地四時却無不胷合决非聖人不能作或謂得之于陳摶葢陳摶亦有德而隱者

非後世道家者流也

伏羲大横圖與周子太極圖雖則兩樣其實一意兩儀無論矣五行即四象也成男成女即八卦也萬物化生即六十四卦

乾坤為易之門故四聖人于乾坤二卦各極其精神看得乾坤兩卦透餘卦不必言矣學者不可不細心着眼

天地間只是陰陽陰陽只是對待原無偏輕偏重伏羲

畫卦亦是如此至文周繫辭孔子贊易便有無限扶陽抑陰之心此所謂參贊裁成也誠看乾坤兩卦文周于乾之卦爻辭何等乾圓潔淨明白正大至坤則便增許多周折許多警戒孔子于乾之彖象文言何等張皇贊美反覆咏嘆至坤則寥寥數言惟勉之以從乾而已蓋伏羲之易先天之易也先天之易未嘗不具後天之用而畫卦以體為主則卦自當如此文王之易後天之易也後天之易未嘗不本先天之體

而繫辭以用為主則辭自當如此非但道理即世變亦然故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若使乾坤兩卦語語皆作對待一部易經豈不死煞

元亨利貞決當作四平看想得文王繫乾象時胸中只是靜蕩蕩地以言乎天則為有道之天以言乎君則為聖神之君以言乎人則為至誠之人何須丁寧何須告誡朱子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是慮占

者未必皆至誠之人故下一轉語此亦子服惠伯對南蒯之意于彖辭未必無補也然此自是辭外意須是將文王彖辭四平解過然後將已意另作一轉始得

朱子以利字作虛字看此因後六十三卦中未嘗以利字單行也然元字亦未嘗單行于此可見文王之意決不欲以乾卦等夷于六十三卦

六龍之中惟躍亢兩爻最難處故聖人論躍亢兩爻亦

特妙

進無咎註作可以進而不必進者非葢朱子是慮後世有操莽懿溫之流故為此敬慎之言不知乾之六爻皆為聖人九四乃聖禹湯武之倫非操莽懿溫也陽城南河及覲兵孟津等類皆是躍其欲進者皆非富天下之公心也其欲退者則惟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也所以夫子諒其隱鑒其心恐其避世俗之小嫌而廢天下之大義故决然以進之一字定其志堅其膽

豈以操莽懿溫作勸進表乎孔孟以後從無人識此義待小人太寛待君子太嚴往往議論繁苛甚于束濕使君子坐失機會不能展動分毫亦主持世道者之過也

或問天德如何不可為首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一節止是贊乾元見元之能包四德而統天也文義甚明如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始

而即亨有始而即有亨非于元之外别有亨也利貞
者性情也利貞即元之性情于此而見非元之外别
有利貞也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故人
以元亨利貞分四德竝看而不知亨利貞皆元也元
之德豈不大矣哉然而元之大一乾之大也故又曰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惟乾元之德如此其
大故六爻之發揮不過旁通其情時乘御天如天之
雲行雨施而天下即平矣文義甚明文氣甚貫註中

板板分註亨利貞為失之矣

文言說潛龍一爻往往以行字相許如曰樂則行之日可見之行也益有能行之德而後藏故謂之潛龍所謂舍之則藏也與漫然隱逸之士不同

潛龍非只隱遯便可稱潛龍須看一龍字其中便有大學問在文言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說個龍德又說個成德則知非聖人不能當龍非龍德不能當潛今之潛者誰乎今之

潛而龍者又誰乎

讀潛龍不可只作隱逸傳看過隱逸只是高尚所謂爵禄可辭者耳潛龍則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非遯世不見知之聖人不足以當之知此則雖屈原陶潛亦瞠乎其後許由巢父云乎

士君子當潛時最當學問亦最好學問此所處寥落則心思愈加静專故也或曰世亂恐無安静也又多衣食之累奈何曰念及此則一刻安静即當一刻學問

矣衣食之憂又其次者

潛龍有不終潛之學問著述是也不得于今則得于後

不行于天下則行于萬世我何為不豫哉

亢不獨處富貴極盛之地有亢即處潛亦有亢事太激

名太重是也儉德避難知幾其神乎

括囊無咎無譽亦處潛一法其不及潛龍者遜其德也

抑亦可以為次矣

以乾覩坤則坤直是純陰之世矣然全卦中不見此意

只于六四一爻見之以四當外卦之首重陰之始也故文言曰天地閉賢人隱

履卦卦辭曰履虎尾則知履之為卦亦與危機相近矣然初二兩爻一曰素履往無咎一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則知當履之時能與上遠則危機亦淺

遯之為卦只二陰侵長聖人便以遯為名便要君子退避此履霜堅冰之意也然難進易退之義亦于此可見

初六遯尾有厲九二係遯有厲則知遯必貴先必貴決
然象又曰遠小人不惡而嚴則當遯之時而清濁太
分亦危機所伏也不先不後不激不隨庶幾得之
不惡而嚴四字最可味惡則有進而與爭之意爭則激
激則傷新法之禍吾黨激成不獨君子受其害天下
且受其害矣嚴則惟遠之巳耳君子苟能退步小人
斷不敢犯亦斷不忍犯
明夷彖曰利艱貞晦其明也葢世道既當明夷若文明

外見將來物忌故利用晦然大象又曰用晦而明六五小象又曰明不可息益明雖晦于外不可息于內混迹庸衆所謂晦也專心聖賢所謂明也吾身雖糜吾心不可不治庶幾明夷之吉乎

外柔順三字最妙處難而柔順則不與逆鱗攖決不至于犯難矣然所謂柔順者益理當柔順者也或臣子之于君父或聖賢之于狂暴或迹處草野而無綱常之責或身任絶學而有道統之寄如是者可以柔順

不然在職死職在官死官臨難毋茍免順受其正書

識之矣若皆以柔順自居得無脂韋之誚乎

困與遯與明夷不同遯之時禍機尚遠地步儘寬明夷

之時雖災害切身然尚容人計較兢兢業業患猶可

免若困時則直是無所復之令人動轉不得此時而

更營心計較則私意叢起必至皇惑失措將來脚跟

必站不定大象一言說得好君子以致命遂志若曰

此時之命惟有致之而已若夫志則必不可不遂隨

寓而安無入不自得死忠死孝取義成仁皆此念為之故吾以為學者必有此念而後可以處明夷而後可以處遯

節至于苦便是有意立節若有意立節則此時便非貞矣不可貞言若節非貞不可以之為貞也聖賢立節只是理應如此初未甞矯飾即至捐生死難亦不過從容就義未甞有所謂苦也

初九不出户庭無咎九二不出門庭凶同處節時然當

節而節則無咎不當節而節則凶乃知聖人初未嘗有心于節也時為之耳使稍有可通聖人決不蹈失時之譏也此二爻宜與潛龍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二句參看

坤彖較乾彖便有許多言語然一以貫之只是從陽二字

乃終有慶註謂反之西南而有慶非也謂之喪朋則喪其類而從陽矣故終有慶

乾文言釋元亨利貞自元而亨而利而貞意主于元坤文言釋元亨利貞自貞而利而亨而元意主于貞此處便有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之別

易稱卜筮之書聖人所以前民用至于君子則有無待于卜筮者易之吉凶不過決于理之是非民不知理故聖人教以卜筮君子明理理之所是則趨之理之所非則避之死生利害固有不計者今人動謂易為趨吉避凶之書至以卜筮為智巧規避之事試玩易

辭占何嘗有一毫規避

昔朱子稱周禮為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予于易亦謂是四聖人天理爛熟之書若目為智巧規避則一團人欲矣

易經是格物窮理之極功

舜光問伏羲既有八卦次序矣文王何以又有八卦次序也曰伏羲八卦次序是未有八卦逐漸生出乃天地絪緼萬物化醇也文王八卦次序是已有八卦交

互索來乃男女搆精萬物化生也

易經吉凶兩字只是論是與不是若是即仗節死義遺逸阨窮俱是吉若不是即為君為相福壽康寧亦是凶也

易經中貞凶二字最妙葢正至不可行處而必欲固守其正則雖正亦凶矣邦無道危言危行是也巽以行權其惟君子乎此二字當與亢龍有悔一爻同看

讀貞凶貞吝四字則知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與言

必信行必果硜硜小人之别

自易書以後揚雄之太元關朗之洞極司馬光之潛虛與康節之皇極經世皆擬易者也然太元之八十一首洞極之七十二象潛虛之五十二行皆穿鑿無本若康節則原用易數其自一一而之八八皆易卦之本數也故左之右之無不宜之

康節以歲月日辰推成元會運世作思之似乎杜撰然却是已然之跡孟子所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

坐而致之也即其上推世運堯舜之治恰在中天則此書之數信非偶然矣

昔賢謂康節之學遇物皆成四片葢因其元會運世歲月日辰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皆以四為數故也其實康節所分動静各四則原是八數彼此相因不出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不過兩八數也昔賢又謂康節之學是加一倍法葢謂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也其實兩八數亦是加一倍

皇極經世書性理書所載乃蔡西山經世指要葢因康節之子伯溫所著一元消長圖而推衍之非康節之全書也若欲究康節之學必須讀其全書讀全書而更閱指要則全書之意燦然矣然此是另一種學問學之即不通知亦不妨葢欲精究之恐反有舉一廢百之慮觀當時二程同時朱子相去不遠俱不肯汲汲于邵子之學意可知矣

康節曰上古聖人皆有易今之易文王之易也故曰周

易今讀皇極經世竟是康節一部易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風雨霜露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皇帝王伯易詩書春秋盡聖賢之事業大矣至矣豈不能與天地準彌綸天地之道乎

伏羲易卦圖自太極而分陰陽自陰陽而分老少四象自老少四象而分八卦乾為天坤為地不過一陰陽

而已康節圖則自不動不靜之間而分動靜動生陰陽靜生剛柔陰陽剛柔各生太少此則與易有別康節葢以動屬天道而陰陽者天之氣靜屬地道而剛柔者地之質故也然繫辭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則康節之圖之意原自易書中出來蔡西山曰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旨哉言矣

邵子觀物內外篇俱是玩心高明讀之眞見得虛空劈

塞皆道

或問朱子云康節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此說是否朱子曰想只是以大小推排匹配將去康節書中此類甚多如云星為晝辰為夜晷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之類皆不可解皆是以大小推排匹配將去其所以沛然成書者原他見得個天地始終大局是完完全全故于中細小之物合之而無不合即不合而亦

無不合也

皇極經世之蘊發明於觀物內外篇其間有極精奧者諸儒所不能道也據伯溫云外篇門弟子所記今觀其文若出一手非門弟子所能記也趙氏震以為如易之有繫辭信哉

通書西銘當列于四書五經之亞使學者熟讀

五經四書格人此心之理靈樞素問格人此身之理人一身之理尚不能格何以云格物

靈樞素問非周秦間人不能作其文字直如三代鼎彛古色斑駁不可辨識其論理亦非尋常人所能到古人之心通造化如此

董子書只天人三策可覩其繁露頗涉讖緯且文氣亦與天人策不同疑是假書

正蒙書中雖有一二欠自然語然却多開闢處凡天地陰陽鬼神律歷幻渺難知之理皆能精思刻論發諸儒之所未發其有功于吾道不淺學者不可不讀

儀禮經傳通解相傳為文公之書其續集則黄直卿所輯也然觀其大槩猶似禮經類書所引白虎通左傳國語諸家似亦太雜且以儀禮為經是貴其可遵行也而所補鄉國王朝之禮雜採諸書體格不一竊疑此書非已成之書當是文公命門弟子所輯欲加筆削勒成一家言耳日來静坐觀禮頗識得制禮源頭以為禮必有提綱必有儀節必有圖説必有疏義四者備而後可以為禮書葢有提綱則便于記誦有儀

節則便于演習圖説備則按紙可識其文疏義明則
開卷即通其旨凡輯禮書決當以此為準
郝楚望九經解大抵以別出手眼為高然其中識見亦
儘有開闢不可及處未可忽易但論經處多援引佛
經互証雖名為闢佛其實推墨附儒也緣楚望曾習
釋學故議論便顛倒縱横大約三王之餘卓吾之次
耳此書後必有喜之者其力量亦甚可畏吾黨學問
有暇當取而論正之

揚子雲好奇而不自量作太玄以準易所謂小有才未知聖人之大道也宋之司馬公可謂君子矣而乃作潛虛以擬太玄何哉其亦格致之功有未盡乎卒至訓格物為扞禦外物有以也

混古始天易錢塘田藝蘅所撰因太極之説而謬為元極靈極太極少極與夫動靜三才之圖文極淺鄙而高自誇詡詆斥濂溪可謂無忌憚之小人矣初學未知太極本然之妙或有因其淺鄙而喜之者要之熟

讀通書見得周子原圖實落處自不為所惑也

管東溟論乾龍義大約欲救正姚江泰州一派後學奪其罣而與之静似矣而乃以為飛龍禪于見龍見龍禪于惕龍是何言與欲挽狂瀾之倒而更以其身為狂瀾可乎至于剽竊二氏推墨附儒三教合一之説昌言無忌一時横議之風猶可想見講學之獘遂至于此禍亦烈矣

王可大象緯新篇語俱平實至論歳差以為天道原自

不齊久之必差必隨時考驗以合于天乃為至當語甚有理不知堯夫差法何以冠絶古今也

吳繼仕樂經源流主國朝李文利律呂元聲之說以黄鍾為三寸九分謂其聲極清而徵羽為極濁其說之是非予不敢知但以古人候氣之說推之黄鍾候冬至之氣其入地最深則黄鍾之管似宜比諸律為獨長不得反為極短也又單穆公謂大不踰宮細不過羽然則宮聲之大自古而然而文利繼仕獨謂其聲

為清而細予不敢信

予初未知樂然竊謬謂律起于聲國語伶州鳩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此律起于聲之一証也故予謂古人定黃鍾之宮皆以耳齊之有聲而後有器有器而後有數非以數定器以器制聲也古人之法自源而流今人之法自流而源源流倒置古樂之不可復無足怪矣何柏齋樂律管見黃鍾九寸之說同于西山而又以為九分為寸與西山十分

為寸之說異其說鑿鑿亦成一家然樂律非可以空言爭西山律呂之學雖文公亦以為精當而制而用之音節不調乃思更制而不果柏齋之說豈亦嘗制而用之耶柏齋之言曰惜予未精于音不能盡得其妙然則管見之所言者非音耶非音而又何以言樂也故愚以謂樂不知音而強爭于器數者皆說夢也

李資乾太和元音似涉泛濫然樂原本大槩不甚相遠

林兆恩歌學解詩四句分作春夏秋冬又每字分作春

夏秋冬以聲開放為春夏聲收歛為秋冬夫字有陰
陽聲有輕重調有清濁節有疾徐安得比而同之乎
今世歌法大約如此宜乎與古歌絶不相類也
林兆恩禮射圖說大約彷古似亦可行然愚謂古人行
禮所為可貴者非謂其一依圖說確然不移也亦謂
古人遇事處處皆有秩序皆有儀文耳儀禮所載不
過寫出一個規模舉止以為楷式自君子行之必有
本之而稍為變通者如三加之辭禮有明文而趙文

子之冠見于諸御諸御皆有㝡辭燕射之法禮有定式而孔子矍相之射使子路執弓而請惟不失禮意而不泥禮迹故能行之久遠而無弊也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亦是此意今人遇事若不行古禮則喧囂錯亂畧無威儀一行古禮則又步步循彷依樣葫蘆了無生趣非木偶則俳優矣古禮之不復行者以此予故于此論之

代藩讀書錄以己意銓釋六經語孟大約出入禪學如

解易終萬物始萬物莫甚乎艮句乃云即動處求心了不可得又云動起静不滅動止静不止静既無止息動亦無所起又云性體之中無見無不見無聞無不聞無知無不知無覺無不覺俱實實用禪語
世傳李翶文章全學退之復性書準韓愈之原道也今予讀其書雖未能醇乎其醇如宋之周程張朱然居唐之時舉世憒憒而翶獨沾沾于此亦可謂中行獨復之君子矣至觀其全集如平賦書與從弟正辭書

及答開元寺僧書若時時存心于斯道者較之韓愈似更進焉今韓愈已配食兩廡而翱猶没没或亦後人所當加之意乎翱之所得較宋末諸儒當道學開明之後者也其聞斯道也易翱居道學未明之先者也其志斯道也難且觀其復性書所載當羣言淆亂之時而所推尊引用者不過學庸語孟與夫繫辭之文而已夫學庸語孟之文當時尚未顯也而翺之所見已能及此則豈猶夫人者乎愚故曰翺之學似尤

勝退之也

金壇于鑑中說以大學八條目分明誠體用敷衍成說大旨亦無甚悖謬然立言輕重不倫詳畧無序似屬依傍非出沛然

宋潛溪遂言劉括蒼郁離子王華川卮辭皆留心世道之言然而潛溪括蒼勝矣潛溪責蕭何入關不收秦秘書而收戸口圖籍便是宰輔見識括蒼以招安之說為勸天下作亂以井田為亂後可復以德政刑威

為救弊之本便是佐命見識

方正學先生直有堯舜君民之意其所設施皆欲法周官傒城雜識所記往往見於言表然建文之初興革太鋭卒有靖難之禍豈天不欲復三代之盛耶愚觀建文興革之始不先天下大勢而汲汲於官府宮闕之名號則正學雖志古治似猶見其細而未能見其大也太祖常曰此奇士當老其才豈當此時其才猶未老歟

近思雜問永嘉陳埴所撰其言純粹中正近世學者罕有其比惜未覩其全與未悉其出處行事當細訪之耳（即陳潛室）

王龍溪南遊會紀句句是禪字字是禪昌言三教絶無避忌以至老子莊子都打合作一家四書六經不知撇向何處嗚呼龍溪不足責矣天泉証道而遂以龍溪為回賜以上人物使之流獘至此則陽明先生不得辭其責也陽明嘗曰我在南京時尚有個鄉愿意

思在今則實實信得是個聖門狂者以龍溪為回賜

以上人其猶有鄉愿之意耶

予自十七八時讀楊復所時文便批評他是禪學今讀秣陵紀聞其所謂禪固不待言而明也至于紀録體式亦語語抄襲禪門語録公案不意當時狂瀾之倒至于如此

三山麗澤録黄遵巖之所為請正于王龍溪也當時荆川遵巖亦好個人物却被龍溪弄壞

予聞之友人云龍溪行不顧言居鄉頗貪鄙未審當時何以能信從如此由今觀之亦只是互相掉弄和閧過日彼此俱無實見也

鄭善夫經世要談亦雜釋老然其中亦頗有可取者如學問貴包荒及防身若禦敵一跌則全軍敗沒皆名言也

郁天民辨傳習錄疑義言言切當天民與陽明同邑而能不為其所汩是亦實學之士矣

天泉宗旨四言在陽明已自露出破綻至龍溪四無之語則是文人口頭聰明語絶無意義雖禪宗之有得者亦不取也其流弊之害至萬歴時凡諸老會講專拈四無掉弄機鋒閒話過日其禍益不止如王衍之清談矣萬歴之末人心委頓馴至大亂其明驗也九解之作出海門汝登周氏時海門講天泉無善無惡之旨於南都許敬菴聞而疑之作九諦相難海門又作九解以解之夫九解之說海門固非矣敬菴九諦

初無卓見又烏能相難乎亦徒為角口而已

鄭端簡自言不知學其所作古言出入頗多大約論史論事處便明白至論理處則貿貿亦未及研精故也

海昌王文祿作求志編葢忿嫉當世無留心民事者故有見輒書意欲見諸施行亦可謂有心世道者矣其言閣輔欲治天下必先諮訪凡出差官俱要所過地方人才風俗官吏賢否揭帖凡有入京士民必虛心諮訪以合多者為公吏部以此法求御史御史以此

法周知三司府縣誠為良法使得此等數十人亦可以修政立事矣

陳幾亭集有汪登原理學經濟編序稱登原此編語理學則以平實救虛無語經濟則以墾荒救聚斂此亦熹宗朝一人物也惜乎未見其書又云汪公嘗試屯于天津初試收穀萬石次冬遂得六萬石後為大司徒欲大行屯政以衆議不合遂去位則汪公誠人物也識之當徐覓其書

思辨録輯要卷三十三

思辨録輯要卷三十四

太倉陸世儀撰

史籍類

凡作史志書須詳于紀傳如天文地理輿服兵制之類不但志要詳圖亦要詳後人方有憑據也今之作史不惟于志書太畧如南北史之類并其志而無之使一時之典章事實俱無所考又何以為史乎文中子

曰史之失也其于遷固乎記繁而志寡此言眞千古確論亦千古絶識

吳白耳謂非經學爛熟天理爛熟未可與觀史予謂此語無人知道葢近世讀書人粗淺每謂史粗於經不知史與經何別春秋綱目即史也以其可與訓世故謂之經然則非具春秋綱目之心胸豈可與讀史乎乃學者槩以班馬當之陋矣

史家志與紀傳是兩項志以紀一代之法紀傳以紀一

代之人物與事此不可偏輕重者也然志之一事較紀傳為更難葢紀傳不過即其人之行事紀其善惡志則如天文地理禮樂兵刑之類非學問淹博者不能歴觀全史大約皆詳於紀傳而畧於志即如史記之八書前漢之十志後漢之八志皆繁簡失倫去取任意莫大於兵政賦役而三史俱不載莫無益於封禪而史記獨載之世之談史者津津以史漢之文筆為言彼文章家固無論大儒如程朱亦僅譏其是非

之謬而已及乎後世志之荒畧也固宜

作史之體記宜簡志宜備記則惟取國家大政事大征伐及國家關係大臣與夫當世人才之善惡足以勸戒者其餘則畧之志則如天文地理禮樂兵刑河渠賦役官職藝文之類每一志為一部擇專家之精於此者撰輯成書書不厭詳其有辭不能通者則益之以圖葢志中如天文地理禮樂兵政河渠之類俱不可無圖而志皆闕之萬世而下何以考信任史官之

責者其尚念諸

史文失實最多然褒貶失實後世猶為可辨至於紀事失實則不可考矣甚矣史官得人之難

世人多愛史記予亦素愛之以其善入人情也今復讀之甚不喜蓋其言憤懑不平大非中和之旨世人好之亦只是情欲之私勝悅史記之先得我心耳能正其心則乖戾之言自不能入

綱目雖稱朱子所作然朱子止是作義例其書則諸門

人分任其間恐尚多舛誤及未合義理處即書法與提綱互有不同此汪克寛所以有考異之作讀者須細細考閱以義理自斟酌之不可止據成說也

周赧王五十八年綱目書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下分註呂不韋邯鄲姬事按此為以呂易嬴一大關係提綱内未經標出而書法發明俱未之及豈以此事為傳疑耶果爾則分註亦當有傳疑之説不應鑿鑿如是若果眞則當書曰秦太子異人納呂不韋邯

鄖姬自秦逃歸不應闕然也

晉地今之山西表裏山河為東諸侯屏蔽故力能制秦者惟晉自三家分晉魏失河西秦始得蠶食山東卒併天下尹起莘綱目發明謂王澤之斬自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始其言可謂當矣

凡民誰不當恤而尹鐸之于晉陽乃以繭絲保障為請此如馮煖之于孟嘗為趙氏營三窟耳非實心為民也

魏惠王史記六國表云三十六年卒時周顯王三十五年也子襄王十六年卒哀王二十三年卒汲冢竹書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後十六年卒司馬氏以世本有襄王無哀王且竹書魏史所記必得其眞遂從魏書綱目亦因之按孟子晉國天下一章後即接襄王今按東敗于齊是顯王二十八年事西喪地于秦是二十九年事惟南辱楚若作昭陽戰敗事則在顯王四十六年為魏王既卒十一年後事然古

史荒畧焉知顯王三十五年前不尚有與楚戰敗之事乎改元之說戰國亦無不應魏獨改元也愚以為魏之紀年尚當從史記為是

秦敗三晉撤東周之屏蔽矣而周更賜以命服自免之策何其卑哉

衛鞅未變法之前秦亦未嘗有善政雖不善而無法以持之則雖惡而不至于極至變法一立而秦政之惡毒流後世矣此鞅所以為千古罪人也歟

刑名與黃老同學足知申韓出于黃老

六國合從當攻秦不當待秦攻葢攻秦則氣鋭而勢聚待秦攻則氣懈而勢散成敗勝負皆由于此蘇秦非不知之而其志止于富貴相印得而蘇秦之願畢矣

何暇圖秦

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魏伐趙齊伐魏以救趙看二以字俱所以著齊孫臏用兵之法以見用謀用術非仁義之師如文王遏密者比所謂春秋無義戰也

樂毅伐齊獨莒即墨未下人讒于昭王昭王置酒大會讓言者而斬之封樂毅為齊王此眞將將之法即使樂毅果叛處之之法亦不過如此漢高帝之于韓信必待張良躡足然後封為齊王其不逮燕昭遠矣

儀秦皆縱横而秦稍勝然儀能強秦而秦不能振六國者秦有君而六國無君也

秦太后幸嫪毒生二子事敗而又為亂始皇戮嫪毒遷母于雍以茅焦之諫王自駕往迎太后予謂太后得

非宗祧僬不必諫王亦不必迎綱目不書往迎意可見矣

策士成功多通姬妾如鄭袖如姬及秦王幸姬之類技倆不過如此

治兵之法齊以技魏以力秦以功技力猶試于虛而功則試之于實矣安得不強

安陵君縮髙辭令未嘗不善然安陵受封于魏則魏宗國也况當是時秦強魏弱秦能併魏魏不能併秦安

陵縮高安得佐秦而拒魏以春秋誅心之法論之安陵縮高實以強弱為向背非眞執守信義也五徳終始之説最無謂始于鄒衍用于秦而歴代多相沿取用何其愚也

戰國之末天下鬬爭吞併習以成風非大反其習無以為治此時雖有聖人起亦必將改封建為郡縣因時制宜不得膠執古法也秦之速亡自由強暴不由郡縣

戰國末處士横議已極異端蠭起非焚禁亦無以遏其勢但不當并及三代詩書耳此李斯所以得罪萬世也世云始皇坑儒恐此時被坑者亦無人可稱儒者魯仲連一狂生耳尚義不帝秦而欲赴東海況爲眞儒而尚甘處咸陽耶○因坑儒而逐扶蘇因逐扶蘇而失天下天意昭然可見

陳勝之起天下無人而力又弱故耳餘欲立六國後所以自樹黨益秦敵也項梁之興天下自立者衆矣而

力又非不足何藉于楚後而乃為此楚懷王之舉藉令羽竟成事則此懷王者將何所置之耶始謀不善卒有弑殺之禍反貽沛公以口實世謂范增智吾不知也明太祖始起欲設小明王御座劉誠意不肯曰此牧豎耳奉之何為其識見超于增萬萬矣

漢高為義帝發喪然于太公則曰幸分我一杯羮狙詐之人其言前後不相蒙如此使當時項羽竟烹太公漢高事立敗矣即幸而不敗不知漢高復何顏立於

天下

商鞅徙木冒頓射愛姬名馬趙高指鹿為馬總之同一

術數此皆所謂申韓也

前坑秦卒後又屠咸陽項羽即都關中亦斷無久長之

理韓生徒譊舌耳

觀韓信一人人厭之少年辱之市人笑之居項梁麾下

無所知名以策干羽羽不用亡楚歸漢未知名坐斬

幸遇滕公與語而悅似得遇知己矣然未之奇至與

蕭何語何奇之而後得為大將嗚呼負天下才者知

已豈易得哉

漢王約信越擊楚不至張良勸王以土地封二人此亦

一時權宜之計所以然者緣當時君臣皆以功名相

合未嘗眞以伐暴救民為心也

酈生下齊亦韓信破趙之力也漢王寧不知而必與一

豎儒爭功乎蒯徹眞隘人

每讀史至漢高殺功臣未嘗不深惡之以為漢高陰鷙

忌刻同於越勾踐由今觀之亦誠是不得已葢漢高君臣本以智術合非有道德仁義之素又共逐秦鹿高材捷足者先得之非素定君臣之分其氣各不相下特屈于智耳韓彭既殺之後猶有拔劒繫柱者則其先可知也故漢高之殺功臣雖漢高之忍然亦諸將有以致之是以為功臣者貴早識天命

漢朝只張子房能見幾明決善全君臣之際然亦是以智術用事非能以誠格君也

君臣之間以誠感乃以誠應漢高雖英明然天資刻薄以嫚罵為常道德仁義之人正其所深惡而痛絕也使當世果有王者之佐想望而却走亦烏能以誠格之哉

漢家應做事尚多參一遵何約束日飲醇酒非也然參亦自料不如何患帝不如高帝雖有所為終不出蕭何上耳又當時呂后用事非惟力不能為時亦不可為也

平勃素以安劉氏自許今必待陸賈言然後交驩則知兩人皆富貴之徒實未嘗存心為劉氏且觀其交驩必用金錢則兩人之鄙可知幸諸呂皆庸人天祚劉氏不然吾知其危矣

鼂錯之術純是管商且入粟拜爵啟後世賣官鬻爵之獘不可為訓然其意欲損貧民賦并赦農民租則甚可嘉

文帝除肉刑茍充此心可復三代乃不聘禮儒臣詳講

教法興修禮義而止除肉刑亦可謂不知本務者矣
戾太子之事司馬公歸咎武帝使太子自通賓客其議
論甚正然是時太子得罪非賓客之故至江充急持
之時奸黨四布即有佳賓客亦無能為矣
七國僭侈無制不能以禮格以德感而區區以削臨之
技亦窮矣而削之無漸同時開釁徒為天下藉口耳
讀此益令人致慨於遜國靖難之間
矯制發粟此非汲黯之能實漢法寬大及武帝好賢之

所致也試問後世能復為此否

漢刺史行郡以六條問事其一為強宗豪右其五皆察二千石故為職要今之行郡者且下及負販矣惟利是圖何治之能為

霍光但謹慎耳日磾則有識有斷能處大事故後能以功名終

假衛太子嶲不疑引經斷義送詔獄昔人謂其斷獄是也其引經非也愚謂斷獄亦非從容審辨眞偽自得

何必遽然送獄設太子果眞不將重傷武帝之心耶霍光既廢長立少則當慎擇賢良昌邑無道不在今日乃貿貿立之貿貿廢之社稷無恙亦云幸耳

充國老謀深算其用兵有王者氣象非衛霍輩所及也余嘗言充國頗似武侯其便宜十二事計慮深密文章精妙亦可與出師之表並傳

順決流以觀水勢此亦治河一法但當徙居民之當水衝者如止坐觀則非策矣

高祖豁達大度然其中正自有權畧纉學高祖太過焉

得不為賊所中

光武近王漢高純霸

文吏為害人猶知之清吏無益人不能知非見其大者

未可與語吏言文吏習氣謾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

姓自是確論

漢時儒者原無大學識特以高名要譽耳故往往以不

出為高出則遂喪其實

處黨人之中而悠祿不及者郭泰也處黨人之外而免
于評論者申屠蟠也二人殆未易優劣
治流民及流寇初起皆當用楊賜所言宜勑刺史簡别
流民護歸本郡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
操誅孔融史文訣操抑融然融實昧保身之理葢此時
勢已不可為矣潔身而去其庶幾乎
吳雖僻處一隅然周瑜魯肅呂蒙陸遜人才輩出權皆
能撫而用之安得不霸一方

周瑜稱魯肅忠烈可以代已然瑜勸權拘備肅勸權借備荆州非兩人之計有得失葢瑜之才力足以并蜀而圖操則備之雄才瑜所忌也瑜死肅不過守成而已非與備併力則操且不可禦故兩人之策不同要之各審已而量力也

操既破張魯蜀中乗勝可克然操自鄴趨漢中已二千餘里陽平險峻操心竊悔幸而得之兵衆已敝又欲遠圖巴蜀倘劉備死戰於内重險隔絶糧運不繼張

魯之衆反覆於漢中孫權之兵猝臨於江上奸雄立

朝人心側目蕭墻之變未可知也論者以操不圖蜀

為失策亦未知老瞞心事耳

據温公之意亦未嘗帝魏特以紀年故用其年號遂因

而帝之書辭多用魏紀未免失之過揚如受禪一段

亦不必詳悉若此且美多刺少

觀司馬公論一統列國之分前一段議論亦得然既有

一統列國之分則紀年之法當一統時則用一統年

號當列國時則但書甲子而諸國年號皆分註其下便不失紀事之實何至揷入魏宋齊梁而啓後人紛紛議論乎

曹丕篡漢天下同嫉而吳蜀搆難置之不問雖先主之急於報私仇然實自呂蒙襲荆州始故吾謂丕之篡漢權與有力焉

祈山在長安之西幾七百里而魏之應兵如期而至攻猶不克况于逕冲長安徼倖棄城邀功萬一此必不

得之數也世乃以孔明為不用延策何其謬乎

三年之喪天下通喪況貴為天子曾不得比庶人于情安乎晉武除服哀毁可謂不世之主而晉諸臣斷斷不欲無非謂其不便于已耳不知嗣君與臣民原自不同是當以差等議為定制使萬世可遵而守豈可以此而廢彼惜乎古今來無建此議者

王彌卑言以誘石勒輒為勒所圖石勒卑言以誘王浚浚輒為勒所併在知與不知耳英雄成事只是細心

桓温能襲成都而不能守兵力不足且畏北趙乘虛急

于歸故也若再留成都一日足以集事不必再煩周

撫之師矣

中原降將止一姚襄可用若御之得其道未必非恢復

之機乃殷浩以庸奴馭之殊可惜也

謝安殷浩俱虛名之士相去無幾其一成一敗亦有幸

有不幸耳肥水之捷天也非人也

堅平生不喜殺人雖反者亦皆宥之令殺姜協姚萇慮

其及已矣此其所以反也可為刑賞失中之戒

檀道濟立功如此而以威名疑而殺之則當時才能之

臣孰肯以功名自保哉非臣弒君則君殺臣其篡相

尋宜也

高允眞理學經濟終史冊不可多得

高允生平人品學問無一事不合中庸幾幾乎大賢以

上矣

魏行均田其意甚善然不得要領其法頗繁又桑田為

世業使得買賣則仍為私田矣故不久而遂與唐祖

其法制未盡故也

文帝魏之聖主高允魏之至人視南朝君臣蓋天壤矣

當時天象亦應北魏可見天亦眷之

十二律管分寸難明陳仲儒欲于準之中弦畫分寸以

定十二聲法最簡便然必黄鍾既定乃可為中弦之

則

蘇綽才徳近于聖賢惜乎未聞大道使遇程朱其所成

當未可量

蘇綽才似管仲而心術勝之後人以其生于北國每抑置勿道真矮人之見

世民雀鼠谷之戰此之謂若戰死戰非胆識智力俱絶人者斷斷不能

世人總為禍福二字所愚傅奕疏請除佛法推勘至此無遁情矣

唐太宗以治之隆替為不由禮樂固非然杜淹以為止

由禮樂亦非也堯舜率天下以咸英韶濩而民皆樂陳齊率天下以伴侶曲玉樹後庭花而民皆怨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故議禮樂者必以誠為本

太宗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此治天下第一要事惜乎時無眞儒

勾駁省便四字太府妙訣凡理財者宜知之然非精敏之才不能也

兵不觧便當有兵患唐藩鎮之禍皆兵不觧所致也

代宗時抗命者容忍入朝者誅戮所以釀成藩鎮之禍

李晟眞大臣較之郭李似更為縝密

李泌擊騾軍步步伏隘故能以少擊衆觀其用兵之妙

幾不復遜孔明

朝廷苟存心利民何事不可為即如陸贄疏云耗其九

而存其一蓋以江淮之米合運漕之僦直率斗米為

錢三百五十而京師米價斗止三十七錢也朝廷每

循常例漫不經心民生物力耗于無謂者多矣

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作籌邊圖日召老于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逾月皆若身嘗涉歷予謂凡人臣有地方邊事之責者皆當如是

高仁厚出軍六日五賊皆平蓋平民為盜非賊能脅之實官軍驅之耳負寃二字千古同病惜乎明季無高仁厚卒致喪國

律管用竹律準用絲絲聲易定竹聲難定故也然必絲

聲與竹聲相合乃可

周世宗者不但聰明英武而知人愛民動得大體又御世無幾而所為皆有經世之意葢仁智勇兼之者也

愚謂三代而下人主中當以世宗為第一

宋興先贈死節後封功臣得帝王大畧

太宗好讀書而讀太平御覽殊不得致治之要徒負虛名耳

知聲莫如歌工知器莫如鑄工知理莫如儒者故愚謂

王者作樂莫如使歌工審音鑄工鑄器儒者祭理而揆以中正庶或得之如仁宗時李照與胡瑗強所不知徒為工人所笑

荆公萬言書一生學問盡見于此其書幾萬餘言大約以立法任人為主而歸重于陶冶人才大意俱本孟子若與正人君子和同斟酌而力行之不惟不至于亂兼可大治後來獘病在起手不講學校而講財利舍衆君子而謀于衆小人自悖其書之所言非此書

之言有不善也

先王之法先于教養安石先以泉府為言亦此意也但先王之世人才衆多生養之道未備故當先富後教今則利孔已悉所患者人心不古不可與復三代之舊耳決當自學校做起安石入手遂謬安得不壞

安石與明道之學同本周官但安石先理財明道先學校安石得其末明道得其本此為天壤耳明道有言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善哉斯言

安石心體未純要之即知重學校亦不能致治也

方田法即横渠經界之意其法未嘗不善自安石與衆

小人行之遂千古以為詬厲矣

按古法方千步當得田萬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故

得田四十一頃零古法徑而寡失今法繁而多弊欲

行方田當先復古畝

劉幾言律主于人聲不以尺度強合器數最得制樂之

大旨但未知幾之所謂人聲者何如耳恐非州鳩師

聽未易言也

宋最多君子然君子多不和安石在朝則攻安石司馬光在朝又與司馬爭論至如哲宗時羣賢濟濟可謂盛矣而又各立黨安得不積漸以至于亡

程頤貶涪州渡江遭風而心存誠敬亦孔子迅雷風烈必變之義

宋之亡非道學之罪宋之後亡則道學之功也

救荒借粟于富人亦不可虧富人之息斯為可繼之道

專務摧抑富人者非也王大中免徭為息庶幾近之

虞伯生經濟之學竟有三代氣象惜乎生非其時耳

欽定四庫全書

思辨録輯要卷三十五

太倉陸世儀撰

史籍類

通書向以為未全之書今讀其前二十卷首尾辭意連絡其篇章次第俱有意非未全之書也二十一卷後似稍未連貫然意思亦俱一片如所引諸卦俱與圖說意連屬益有得於圖而以諸卦証之非泛說諸卦

也雖有散逸似亦不多

西銘文字便有做作不似太極通書自然純粹又精微

又易簡

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蘇子瞻曰文者貫道之器只一貫字載字便相去天壤此通與蔽之分

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一部廿一史只如此看去

讀二程子書親切莫如文集文集皆二程手筆煌煌著作平生盡見次則經解經解猶當日手筆也遺書次

經解外書又次遺書盖遺書雜出門弟子手筆外書

則并出外人也

問伊川語録中有茂叔窮禪客一語不知何解曰此必

茂叔與禪客語曾窮詰之而禪客不能對故伊川述

之學者聞之然不能悉記其語故止記此一語也當

時周子之語必煞有不同惜乎風氣初開時無學者

不能悉記

朱子集中如大學中庸詩集傳序資治通鑑序皆極大

文字不可不讀

宋世有幾篇大文字皆數萬言非有才力人不能作蘇氏父子王荆公及朱子諸封事是也東坡文字頗為朱子所貶荆公遭際神宗力行新法卒至顛覆而不悟朱子封事皆切實易行而竟不得行可慨也夫只皇極辨一篇便見朱子有功于書經不淺諸儒議論以皇訓大以極訓中是何等解

朱子語録中冠婚喪祭皆淺近切實可行所謂禮以時

為大也伊川所論便太泥古如以尸為必當立影神
為必不可用皆太拘
馬一龍農說不特析理之精而文辭之妙亦幾與靈樞
素問同科矣格物之功至于如此此亦農家之聖也
呂覽審時任地辨土三篇眞精于農田之言無一語非
實用而文字亦精絕考工以後僅見此矣
讀海剛峰集無一句閒言語此眞躬行君子訥于言而
敏于行者今之聞人一行不修而詩文累尺見之豈

不可愧

劉誠意古文似勝宋景濂能見大意不詭隨時俗為浮屠文皆有分寸此大家正泒也景濂則多詭隨矣文辭亦多潦倒拖沓處然誠意古文不多景濂則裒然成一大家葢誠意在元不得志入明朝又以功烈見景濂則居翰林天下之文皆歸之此所以不得不推景濂也

宋景濂一代儒宗然其文大半為浮屠氏作自以為淹

貫釋典然而學術為不純矣不特非孔孟之門牆抑
亦倒韓歐之門户八大家一脉宋景濂决其防矣
治要録即治譜又參以諸家雜説而成書者向來亦頗
喜此等書今觀之覺得零碎委瑣絶無一頭腦處三
代而下治天下多以條例此亦條例之類也纔落條
例便巳舉一漏萬不成模樣
文章之失其始于左氏乎濤上古道德之眞開後世浮
華之漸辭達之旨于斯漸遠矣

涇陽上王相國一書似乎太蹶曉人者似不當如此也其文章亦似水晶少溫潤之氣大抵此處須要至誠至誠則能動物矣不然程伯子所謂吾黨激成恐不免也寤言寐言題目亦太奇奇則便有客氣此亦學問未純未大也然寤言中亦儘有說得着處

正嘉時講學家多憑筆舌故昔人謂龍溪筆近溪舌今讀涇陽劄記其澜翻倜儻明白透快不特二溪且直逼陽明矣雖然以視薛胡則就其澜翻倜儻明白透

快處覺元氣愈薄矣

莊渠周禮沿革極有好議論惜未成書

本草綱目眞窮理盡性之書直察到鳥獸草木性情無一不窮極其奧非聖人其孰能與于斯然有個一貫道理不過陰陽五行而已聲色臭味不過就二五分別將去

素問書雖未必果出軒岐然非聖人不能作即其文字亦周秦以後人所未易及

黄帝岐伯皆託名也常怪古人有如此學問而不自顯其名必託名于古聖何也葢世俗皆尋常人不如此則書不傳古人亦欲傳其書而已名之顯不顯非所計也

友人郁儀臣天性中和孝友與予交二十年如一日近更從事斯道反身有得則書之名省躬録予讀之純然不雜其間更多至言可味者如曰文勝質者德不進名過實者怨必及又曰福不可邀謙而獲安禍不

可避正始免辱又曰欲求此心之安先須識理之是皆有道君子之言世俗非無聰明文秀然使之執筆學作道理語則鏬陋百出反之躬而無諸巳也以此知學問非可剽竊然亦有數十年從事學問而不能道一語下筆輒非者豈天資固殊歟抑學問原非實有諸巳也吾為之慨然

郁儀臣曰禍福無常有時守正而得福有時違正而得福守正得福者自安違正得福者自危有時守正而

得禍有時違正而得禍守正得禍者無悔違正得禍者多悔此誠君子之言今之人未嘗不云禍福無常而往往借禍福之言以文其鄙陋只是好義之心不勝其欲利之心耳如見肺肝亦何益哉

王周臣書屋中書警語二右曰事無了期丢過去予曰也看是甚麼事左曰心有動處放下來予曰也看是甚麼心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哀樂情也淫與傷則情

之過者也由此觀之則詩以言情喜怒哀樂無非詩過中失正則非三百之旨耳漢魏以後而有不失于溫柔敦厚之旨者吾不敢以為非詩

雅與鄭之分只是正與淫之别其要處只就志與辭觀之而已有志辭俱雅者有志雅辭鄭者有志鄭辭雅者有志辭俱鄭者志辭俱雅關雎鹿鳴清廟諸作是也志雅辭鄭鄭衛諸風之類是也若志鄭辭雅及志辭俱鄭則三百篇無之後世比比皆是矣然亦有辭

鄭而志雅者唐宋諸人諷刺諸作是也有志辭俱雅
者淵明田園諸什子美北征諸篇是也誰謂刪後必
無詩哉
聖人以詩立經垂訓教人繕性以平其躁而宣其滯故
曰詩以道性情又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子曰詩可以
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故學詩即學道惟知道者
為能知詩此義不明辭人墨客以風雲月露嬉笑怒
罵為詩則詩徒為誨淫侮世之資耳古人亦何取于

詩而為之故不知三百篇之旨者必不可以為詩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漢唐以後詩何啻千萬
然亦一言以蔽之曰思多邪而已
嚴滄浪以禪喻詩以理為詩障然則三百篇之詩禪乎
理乎以為禪則非聖人删詩之本意以為理則滄浪
且以為非詩矣此等議論而後人乃奉之以為金科
玉律悲夫
滄浪又謂三百篇不可與詩等夫謂不可與詩等者謂

三百篇為勝乎謂三百篇為非乎謂三百篇為非滄浪恐無此膽謂三百篇為勝則為詩者安可不追踪三百篇而岐而二之也總之詩自三百篇後陶淵明杜子美外無知詩者而滄浪又以聲聱之夫妄登壇坫使後人胥為聲聱可嘆也

雅頌登歌音貴疏越語尚肅雍漢郊廟歌如練時日天馬華熚熚之類創為三言長短參差則音節煩促非所謂希聲矣辭句幽僻險怪則如梵唄巫覡非所謂

肅雝大雅矣乃後世反以為髙古轉相倣傚至今不改辭人之無識如此

正樂乃聖人之事秦廢先王之禮樂漢髙又不事詩書魯兩生不肯應召而漢武乃以宦者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協律豈宦者之事乎官匪其人而以製樂乃創為新聲詭調艱深隱語雜以教坊方言演為樂府聲辭相雜殊無意義且險僻幽怪竟如梵呪楚些豈特巴人下里至今耳食者詫為髙奇仿其音借其目謂

為古樂府體眞堪噴飯

詩以聲為主而聲又倚于辭辭簡則音希然太簡則反促辭舒則音緩然太舒則又靡曼風雅諸什皆四言聲辭得中不疾不徐所以為雅三百篇後惟五言古為近漢始為三言比于促矣七言絶句其亦辭之舒者乎故唐樂府多取之律則聲調為複歌行則已放長短句詩餘則入于靡曼變而為曲調則靡曼之極矣總由辭句之長短中來也故聲辭之雅當以四言

五言為主

三百篇中亦有三言者如風之江有汜之子歸周頌之於緝熙單厥心魯頌之振振鷺鷺于飛是也其五七言句亦偶一二見然非其本然體格其本然體格只是四言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千古聖賢說詩說樂之本也詩所以言志無志非詩也此一個志字須合着思無邪三字為妙若有邪便不是志今之詩

俱無志即有佳者亦不過流連光景而已根本已非更說甚枝葉

詩言志何以曰歌永言葢詩者有韻之言有韻便可咏歌咏歌則其聲長故曰歌永言聲依永然人聲無一定之凖或高或下或清或濁無法以齊一之則不和故聖人又制六律以為之節而被之金石此詩樂之原本也凡有韻者無不可歌凡可歌者無不可入樂故聖人删詩正樂只是正其詩之辭辭即所謂志也

論語思無邪是言其辭樂而不淫亦是言其辭興觀羣怨亦是言其辭辭在則聲在矣乃鄭康成謂三百篇皆得聲而得詩其餘則得詩而不得聲眞是說夢朱晦菴嘗欲取史傳所載古歌謠韻語彙為一集以續詩而未果元人劉坦之用其意釆漢魏以下樂府辭上媵三百謂為風雅翼愚謂釆詩必拘樂府固非即槩取辭意之近古者以模仿三百亦叔敖優孟也晦菴曰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

懲創人之逸志只胸中着思無邪三字便無詩不可續豈必拘拘然亦步亦趨徒為形似而已耶

語云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禮者身之所由也故知其政樂者心之所好也故知其德今人所為詩亦是心聲其所好在是其德在是矣誦其詩豈不可知其人耶

詩本性情關風化先王以詩觀成古風敦朴故温厚和平後世辭人輕浮淺躁故其詩謔浪笑傲聞樂知德

居然可見風俗日壞人心日薄何以為詩
記曰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流辟邪散
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剛毅則非溫柔之旨淫
亂則非敦厚之義漢唐以後詩其能免于二者之失
者誰乎然剛毅之失猶勝淫亂
漢魏人以情境為詩六朝人以辭彩為詩唐人以名利
筌蹄為詩限聲偶襲套格如今之八股時文時文不
離經傳而無裨于名理近體不離歌咏而無關于性

情

古詩十九首不知誰氏之作觀其辭氣大約宦遊失意而有感于友朋之詩其辭慷慨而緼藉哀怨不廹大有風人之意益去古未遠也

漢魏詩大抵非無因而作故讀其詩猶可藉以論其人論其世至六朝及唐詩則無因而作者多矣無可借以論人論世故後來選詩者遂有氣格聲調諸名色亦不得不如是也

嚴滄浪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天下豈有理外之趣乎若理外之趣則淫佚流蕩而已矣何以為詩總之滄浪不識理字以理為呆板無趣之物故云然然則三百篇俱非俊物也此等語言何異毒藥而至今學詩者家絃戶誦豈惟滄浪不識理字天下人皆不識理字

四言如漢韋孟諷諫詩何必減三百論者以曹瞞短歌行方之此由之瑟也去風雅隔一層

左太冲曰詩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志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贊事者宜本其實玉巵無當雖寶弗用此論卓不可易漢魏而下僅聞此語

溫柔敦厚四字詩家宗印不可易也今之為詩者風流嘲詭專反此四字此所謂輕薄也烏足貴乎

商周雅頌朝廟之歌象功昭德光揚盛美故能合洽神人格于上下垂典則為經制漢以後郊廟之歌但言鬼神祥瑞奇怪幽渺之談無關典要至于朝享多采

里巷謳謡如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類

奏之金石被之管絃甚無謂也古樂干戚羽籥之舞後世易以魚龍角觝之戲恣淫巧供歡笑先王美善之意于斯蕩然矣

三百篇之詩亦多取里巷謳謡然古者公卿獻詩者艾備之而後王斟酌焉其敬且慎如此而聾詩猶有濫者孔子取而刪之如衛風諸淫詩皆載衛為狄所滅之因故存之以為鑒戒采蓮白頭吟之類豈亦有鑒

戒之意耶至于子夜讀曲等類尤為淫濫後人不知

古人作詩本意但欲模彷音節不知何取于詩

漢郊祀等歌大抵彷楚辭九歌而變其體然九歌清遠

流麗漢歌煩促結澁九歌志在慕君而寓意于神故

纏綿悽楚彌覺可誦漢歌專媚鬼神措辭恍忽讀之

意興索然

詩文之道惟取雅正讀六經可見易之旨遠辭文筮辭

也盤誥之佶屈告民之語雜方言也外此無不平正

者三百篇詩何等平正而漢樂府乃為此怪僻之語
辭賦家好奇弔詭耳食附會謂漢樂府郊祀等歌為
絶唱轉相祖述此不過不能解其辭而又不敢斥其
非故反謬附為知音耳此與禪家不能為平正之語
而故為隱語儒者不能解禪家之隱語又不敢斥其
非而反贊嘆希有謬附知音同為千古之蔽
古登歌不雜鼓吹示肅清也雅頌詩辭惟鋪陳祖宗功
德配天安民之意故登歌之時使人敬而聽之不敢

淆雜後世歌吹雜奏繁響急節非奏格無言之義實

自漢樂府作之俑也

漢樂府出于唐山夫人及李延年之流故全不足法晉

樂府出于傅玄曹毗張華王珣荀勗諸人多用四言

故其詩儘有典則可追風雅者然祖宗本無功德可

述更不如漢辭雖典則亦何足云

詩學本非二自漢制鼓吹鐃歌等曲而樂與詩遂分豈

知凡有韻之言可歌者無不可入樂乎唐李白蜀道

難杜甫無家别等作歌行也而謂之樂府李白清平調王昌齡塞上吟七言絶也而亦謂之樂府則知凡詩皆可歌凡可歌者無不可入樂矣後人分詩樂為二作詩者又分樂府與詩為二不惟不知樂又豈足為知詩者乎

嚴滄浪高廷禮輩分唐詩為初中盛晚以為晚不如中中不如初盛此非篤論也凡詩只是隨其人為盛衰耳有其人則有其詩無其人則無其詩如初唐推沈

宋沈宋之為人何如者其詩亦殊無氣骨中唐如韓愈白居易韋應物詩皆有識而藴藉得三百篇意旨豈反出沈宋下盛唐之妙全在李杜晚唐自是無人物稱雄如李義山輩皆風流浪子耳趙畋韓偓稍勝然憂讒畏譏氣已先怯何能為詩賢者如聶夷中張道古又困于下位即有詩何由傳故不論人論世而論詩論詩又不論志而論辭總之不知詩者也

程伊川曰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閒

言語道他則甚此言使今之詩家聞之未有不大笑
者也然詩三百篇未有一句是閒言語識得此意方
可讀詩方可作詩如今之作詩者專以閒言語為主
奈何笑伊川
初唐之風天下宗沈宋沈宋宗徐庾而實宗上官昭容
有一陳子昂頗知作詩之旨而當時不知崇尚悲夫
一時浮華之盛莫甚初唐君臣宮府之間幾無限制所
以終有祿山之禍昔人稱牆有茨諸篇為載衛為狄

所滅之因此即是也

選詩必欲人與詩合詩與事合乃可入選不然詩雖佳皆偽言也

鄭樵論樂府曰得詩而得聲者列之三百篇謂之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今之樂府章句雖存聲樂無用此欺人之論不通之甚者也夫聲詩原自相合如今之詞曲皆然未有曲淫而聲正亦未有曲正而聲淫者今以聲詞判而為二而歸重于

聲此欺人于不可知而謬為要渺精微之說也昔宋時陳體仁亦有此論朱子非之有云詩之作本以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其言最為原本

凡聲皆可譜辭凡辭皆可入曲明于音律者皆知之非有要渺之旨其故為玄微皆儒者不知而妄言也

明道說詩只點綴地念過便令人意解此是明道善開

發人處今讀其解詩益知親承之妙也

今人論詩多有以唐宋分優劣者見識抑何卑陋詩何有唐宋亦互有得失耳得三百篇之意者即為佳詩失三百篇之意者即為謬詩何論唐宋也但唐詩多寫景宋詩多談理所分者此耳然唐詩未嘗不言理宋詩未嘗不寫景予意欲選唐人宋詩宋人唐詩以破當世之成見病未得暇也

邵堯夫擊壤吟前無古後無今其意思直接三百篇特

辭句間有率意者耳然其獨造處直是不可及堯夫詩胸次極妙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使讀之者如遊羲皇以上作堯夫詩固未易讀堯夫詩亦未易也

堯夫自序擊壤録云詩者情之所發也情有二謂身也時也身則一身之休戚時則一時之否泰仲尼删詩十去其九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慼則職于怨憝榮達則專于淫佚身之休戚發

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不以天下大義為言故大率溺于情好也可謂極得論詩根本今之詩人知此旨者寡矣又焉得謂之詩乎

堯夫序云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浮嗚呼堯夫可謂善于自道者矣

詩人自唐五百年至邵康節康節至今又五百年敢道無一人是豪傑只為個個被沈約詩韻縛定沈約韻是吳韻本不合中原之聲一時作詩之家崇尚唐詩遂并其韻而崇尚之至洪武正韻出已經釐正而猶不悟則甚矣詩人之無識無胆也康節起直任天機縱横無礙不但韻不得而拘即從來詩體亦不得而拘謂之風流人豪豈不信然

康節詩盡吟云詩者人之志言者心之聲不有風雅頌

何由知功名不有賦比興何由知麽興又曰旣有虞舜歌豈無臯陶賡旣有仲尼删豈無季札聽必欲樂天下捨詩安足憑得吾之緒餘自可致昇平他直把詩作隊天際地一事豈止篇章辭句而已乎觀此則康節作詩本領可知

唐人詩康節做得康節詩唐人做不得康節詩五言如浪雪暑猶在橋虹晴不收柳隔高城遠花藏舊院深乾坤今歲月唐漢舊山川洗竹留新笋翻書得舊編

七言如梅梢帶雪微微折水脉連冰渚渚鳴烟樹盡歸秋色裏人家常在水聲中園林葉盡鳥未散道路風多人更稀行人莫動憑欄興無限英雄浪白頭此皆唐人佳詩也其他得意句五言如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欲知花爛漫須是葉離披静裏乾坤大閒中日月長若未通天地焉能了死生七言如事到悟來全偶爾天教閒處豈徒然天下有名難避世胸中無物漫居山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施

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全由學問中出唐人能道隻字否至如乾坤觀物先天冬至等吟有益學問打乖首尾等吟有益性情王公金帛一等十分等吟有關人心世道直舉之不能盡

劉誠意詩無一語風雲月露但憂時閔世之言極得古人詩言志之旨樂府辭尤妙可謂杜陵以後一人也

思辨錄輯要卷三十五